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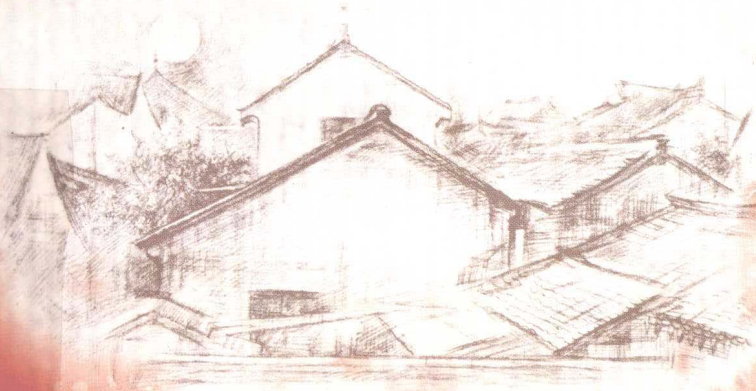
feichang renwu

张品成 著

非常任务



张品成
红色少年经典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品成 著

feichang renwu



非常任务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任务 / 张品成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29-3514-7

I. ①非…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075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英雄山路 189 号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148 × 210 毫米 32 开 印张 / 6.25 插页 / 1 千字 / 141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不期而遇的城市 001

- 一 他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转移
- 二 白马飞儿
- 三 那座叫做遵义的城市

第二章 门户大开 011

- 一 他觉得这支队伍非同寻常
- 二 让人伤透脑筋的事
- 三 不信红军和别的队伍有大区别

第三章 也是任务 027

- 一 一次重要的会议
- 二 特殊任务
- 三 有钱没买着东西

第四章 红军票 038

- 一 见血封喉
- 二 这钱能用吗
- 三 一盘棋

第五章 较量 050

- 一 那些话像风一样传到他耳朵里
- 二 他目睹了那场热闹
- 三 勤有实在想不出这事会有多严重

第六章 精诚所至 061

- 一 在这件事上两人想到一块去了
- 二 人要讲脸面和信誉
- 三 红军这一手真厉害

第七章 卖与买 072

- 一 有人就喜欢有点难度的事情
- 二 他们很快把那单生意做成了
- 三 走错了一颗子

第八章 横财 085

- 一 他们个个都像新郎官
- 二 劳汇丰把田顺善找了去
- 三 手里抓着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票子

第九章 棋高一着 101

- 一 看来事情有些严重
- 二 捡钱的人们
- 三 他不想总处在注定的败局中
- 四 这是一个绝招

第十章 诚信为本 115

- 一 人不是神仙
- 二 有时候信誉比生命还重要

第十一章 秘密 126

- 一 来本确实有事情
- 二 他想他得给他们上上课
- 三 劳汇丰又来任大东家下棋了
- 四 勤有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第十二章 诱惑 141

- 一 一些大石头在人心上滚着
- 二 一生中有一场这样的事也算没白活
- 三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第十三章 兑换 156

- 一 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没了
- 二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三 银洋在那仔手心跳荡

第十四章 引蛇出洞 165

- 一 贪心不足蛇吞象
- 二 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 三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第十五章 出乎意料 177

- 一 没想到的事多着哩
- 二 鬼打了脑壳
- 三 人有人路，蛇有蛇路

后 记 190

不期而遇的城市

第一章

一 他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转移

村子里有一种少有的安静。

树叶纹丝不动。炊烟直直地升腾，到一定高处便不声不响融入云中，在半空中拼出些可爱的图像，能大略看出像是猫狗虫鱼什么的。

勤有平常就爱呆呆地看云，能看出许多乐趣。但勤有今天没闲空，勤有很忙，要刷马。人辛苦马也辛苦。人吃饱了喝足了玩乐去了，马呢？他想。

这些天战事不断，仗打得惨烈。从湘江那条血路冲杀出来，红军死伤大半，差一点全军覆没。这些勤有并不知情。他跟了十五大队一路走来，都只听得远远的枪炮声，没有经历战斗。过湘江时见江水微红，有人说那是上游死人的血水染的。勤有不太信。勤有说秋里的江水有时就那样。他想，一条江的水都染红了，要死多少人？

后来他们就往西走，到了贵州地界。在一片山林里队伍停了

下来，因为上级命令他们原地休息待命。

十五大队是支特殊的队伍。它的任务是护送物资。一路上没有遭遇战事，说是护送实际只是看着货物和马匹，真正保护他们的是外围的那些红军部队。他们这些老的少的，只能管着那些马，实际上他们只是马夫。马背上的包裹扎得非常严实，马驮着一路走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途勤有他们也不知道包裹里装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丁教官说那是弹药。丁教官叫丁伊群，是他们的头儿。勤有他们起初都相信他的话，但走走就起疑心了。要说是弹药，仗打得那么激烈，耗损非同一般呀，可这些包裹却一只未动。耀族老信说那肯定不是弹药。他用手摸，说是硬东西。勤有他们想，当然该是硬东西，总不会是麻布或者草席什么的吧？勤有想，管它是什么呢，上头叫护送咱照做就是。他们不问，因为有纪律，问也不会得到答复。

勤有记得那时的情形。于都河上搭起了五座木桥，远远望去它们颇像是几只奇形怪状的多脚蜈蚣。勤有是从河边不远的山上往那边望的。那时候山还是那些个山树还是那些个树，但那一天这些山林里却藏了千军万马。行军是在夜里进行的，由瑞金出发，长长的队伍走了整整一夜走到了这条河边。白天，队伍就隐蔽在树林子里，睡觉休息，到夜里一条长龙就出现在月影里，刷刷的脚步声里偶尔夹了几声咳嗽。

那天起，一个重要的命令在每个士兵之间悄悄地传达着。红都瑞金突然打破了寂静，人们开始忙乱起来。不是以往的整装待发，而是一种倾巢而出的大搬迁。勤有他们几个被抽调到了一起，都是一些伢，还有几个马夫。另外就是一支精干的卫队，一式的精壮汉子精良火器。他们被人称为十五大队。

那天，有人将一包重物放在白马飞儿的背上。

“要死噢！你想收它的命吗？”勤有叫了起来。

士兵说：“这是命令。我们按命令办！”他指着小山样的一堆东西说，“就那么些牲口，不多弄些弄不完。”

勤有问：“要走多远的路？”

士兵摇头。

勤有问：“那咱们去哪？”

对方还是摇摇头：“不知道！我也那么问人哩，谁也答不出，长官也答不出。”

有人说：“叫带十天的干粮，说是转移。我看不像是转移，像是搬家。”

勤有不问了。问也没用，大家确实都不知道。

勤有看见那粗大的绳索勒入马背，勒出红红的一道。他心疼。

他想了想，咬咬牙找到丁伊群。

“飞儿会累死的。”他跟丁伊群说。

丁伊群叹了口气。勤有从没见过丁伊群叹气。敌人的重围中丁伊群没叹过气，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丁伊群没叹过气，可今天他为这事却叹了口气。

丁伊群说：“你看师长都让出了他的坐骑。”

丁伊群的意思是说，你看事情重要哩事情非同寻常。

事情确实非同寻常。好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好多年以后，人们把那叫做长征。

从那天起，勤有就随了队伍向西走。他还在不停地向人打听。

“打仗去吗？”他问。

“有仗打是吧？”他问。

他得到的回答都模棱两可。长长的队伍夜行昼息。那时候他

没想太多，那时候也容不得他想太多，那时候很多红军战士都没想太多，他们都以为是一次普通的转移。不是说十天吗？也许用不了十天就又回来了。他们虽然觉得这么大规模的搬迁和长龙般的大队人马的行动有些奇怪，但他们还是没往更复杂的方面想。

二 白马飞儿

就这样，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们走的都是些险路，山陡得吓人。

勤有记得那天夜里的事。月黑风高，命令说要在天亮前翻越那山。马背上一只包裹被树杈挂了，意外翻下陡坡。丁伊群急了，带了几个战士下去找。下去了五个，上来时就变成三个了。包裹是找到了，却牺牲了两个战士。

也就是从那时起，谁都知道那包裹里的东西非同一般。他们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会那么重要。其实他们应该知道那些东西不一般，因为每一回休息，包裹从马背上卸下来丁伊群总要一一仔细过问。

他们到达了一处宿营地。

包裹才从马背上卸下，丁伊群就说：“好了，你们玩去。”

他知道伢们其实没有时间玩，他们要去遛马。不过丁伊群每回都说“玩去吧”，他愿意是那么个事。他常想，都是些半大的伢，本来是疯玩疯耍的年纪，却被一只手拉到战争中来了。不说流血牺牲，就是看他们疲累冷饿吃这等苦受这等罪，丁伊群心里就隐

隐作痛。他宁愿把那当成一种特殊的玩耍，让他们边遛马边玩。

来本他们都已经走出去很远。

勤有没有去。勤有就在这种静谧中刷着那匹马。每回他都这样，让马感到舒服。勤有他爷给东家养马，勤有从小就跟这匹马很熟，像是亲兄弟一般。勤有没见过这么白的马。他喜欢看白马奔跑的模样，像一团快速移动的白云，飘飘飞飞的那么一种感觉。他给马起了个名字叫飞儿。

几只牛蝇在他四周翻飞，弄出一种腻人的声音让人不堪忍受。飞儿也被弄得烦躁不安。

看你张狂，我刷完马好好收拾你。勤有想。

“你不给这些讨厌的东西一些颜色它们就难得老实。”勤有跟飞儿说。

飞儿顿了顿蹄子。他觉得飞儿听懂了他的话。

“鬼精灵，你是个鬼精灵。”勤有跟飞儿说。

“鬼晓得怎么弄的，到这时日还有牛蝇？”

他想：我得弄死他几只，我非得弄死他几只。它们搅得我们不舒服，我们得给它们点颜色看看。

勤有停下手里的活，抹了抹手，然后把布巾丢进桶里。

他就那么站在日头底下，看了看身边那株老樟树。老樟树像一团墨影。日头很大，一过了中午就把树阴弄成了墨影。

勤有站在那里，眼睛不看那些飞舞的牛蝇。他好像对看那团墨影特别专注，手却出其不意在半空中抓了一把，然后往地上猛甩。他连着那么弄了几下。

墨影里就有了几个黑点，像豆豉。

你看，叫你们别张狂，你们还张狂。喊你们走，你们不走。他看着牛蝇的死尸那么想。

三 那座叫做遵义的城市

勤有刷完马，牵了马来到坡上。坡上的草遭了霜的肆虐，已经看不见半点绿色。白马悠闲地觅着枯草，吃得倒欢。

勤有很无聊。他无聊时就看山。他心里有东西闷闷湿湿的，想跟谁说些什么。心里有些疙瘩弄不平整，跟人说说可能会好些。可山里这时见不着个人影。山里很静。他弄不清来本他们都去了哪里。那座城市在那边，像日头下随便放着的一推抹布。

勤有看着看着就看到来本了。

开始他没看出那人是来本，只看到黑黑的一团东西在沟里悬了那么颠，像一颗被人剥了皮的芋头。后来他看出那不是芋头，那是来本。来本的光脑壳像只芋头。

来本和勤有一个村，却不同宗。勤有和来本的爷一起在山里烧炭。那一年炭窑塌了，勤有和来本的爷被砸在窑里也烧成了两截炭。跳神师傅说勤有和来本的娘是西面来的双煞，不能留。族人信了跳神师傅的话，就叫两个寡妇改了嫁，把来本和勤有送到有钱人家里做短工。红军来了之后，一群伢同一天入了队伍。

勤有记得那天的情形。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那天的日头也很大，大家站在草坪，上日头晒得脑壳起躁。丁伊群给入了红军队伍的伢们派事。他们以为会叫他们上火线，可是没有。

大家闲坐在草坪上没事可做。

丁伊群说：“你们玩随便玩，你们想看什么看去。”

勤有他们以为丁伊群要下什么命令，可是没有。勤有当时看见一头牛在吃草。草长得很茂盛。

丁伊群说：“勤有，你看什么？”

勤有说：“那片草真好哩。”

丁伊群没说什么。他又那么问来本。

来本说：“我看蚂蚁哩。”

丁伊群说：“蚂蚁有什么看头？”

来本说：“别看它们小，却有大本事。我就想，蚂蚁它小小一个东西好像什么都能明白。我老想弄清楚它们的那些事……”

后来，丁伊群就给他们派了任务。他把勤有派去养马，把另一些伢派去做警卫或勤务。丁伊群以为勤有会说什么，可勤有没说什么。勤有欢天喜地。

勤有没想到来本会来。他跳了起来，呀呀，他那么喊着，他把来本抱住了。他正寂寞的时候来本出现了。来本，你真是好兄弟，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这么想。

他们坐在大石头上聊天。

“叫你去你不去。”来本说。

“我遛马。我想不出那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勤有说。

“他们在换衣服。”

“什么？”

“我看见福来他们在换衣服。”

换衣服有什么好奇怪的？勤有想，换衣服有什么稀奇？

“他们在跟白军换衣服哩。”

“噢？”

“还每人发了十块大洋。”

“还给钱？怪了，给白军钱？”

来本用指头抠土。有些硬，但来本硬抠出一截草根来。他把草根放到嘴里嚼着。他们都是苦孩子，从小挨饿。他们常用野果、草根什么的填肚子。他们习惯了，没事时就抠草根往嘴里塞。

“就是，我也觉着怪。我以为是路费，可路费是三块大洋。”

“就是！”

“他们把俘虏枪里的撞针下了，把枪还给了他们。”

“噢？”

“来福他们跟白军换衣服，然后混入白军队伍里了。”

来本又开始抠土。他低下头，看着那只手在泥里动作。

勤有有些急了，说：“哎哎！来本你说呀你快说！”

“我们坐在山顶大石头上，能看见遵义城。”

“还看见什么了？”

“六团的人在追赶白军。”

“不是结束战斗了吗？”

“他们放枪，枪在林子里响。他们冲锋。”

“哦哦！”

“那些白军逃进了城里。”

“让他们逃了？怎么就让他们逃了？”

“你觉得怪？”

“是怪！”

“等下你就不觉得怪了。”

“哦哦！”

“他们上了城楼，他们缴了那些守城士兵的枪械。”

“哦哦！”

“然后打开了城门，我们的人就水一样涌进城去了。”

“你看见了？”

“叫你去你不去。怎么，你不信？”

“白军缴了他们自己人的械？”

“你蠢。”

勤有一点不生气，他只是有些疑惑：白军自己打自己？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又拍了一下，想要拍出什么来似的。

“不是换了他们的衣服吗？你真蠢。”来本说。

勤有恍然大悟，猛拍一下脑壳：“呀呀！我是蠢，猪一样蠢。我怎么没想到？他们乔装打扮，混进了城。”

“你蠢，才想到。”

“我不蠢！”

“嗯？”

“蠢的是城楼上那些白军呀。”

“啊，那是呀！哈哈……”

“啊哈哈……”

他们大笑了一回，山谷里满是他们的笑声。

“神兵天降。”他们说。

“你看，叫你去你不去。山头看大戏，一场好戏……”

勤有满肚子遗憾，觉得自己有点背时。他不愿再提这事。他看飞儿。飞儿抬起头往这边睃，愧疚地摇了摇尾巴，好像懂得了他的心思。

“没你的事！”勤有忽然大声说。

来本吓了一跳。勤有怎么了？当然没我什么事，我叫了你的呀。你自己不去你怪谁？

“什么事不事的？”来本说，“当然没我的事，怪你自己。”

勤有笑了一下。那时他们听到了军号声。